

安徽省政治学会首届年会

政治学文选

胡开明 李志勇 杨学敏等



安徽省政治学会首届年会

政治学文选

胡开明 李志勇 杨学敏等

编 者 的 话

政治学是一门政治性和现实性很强的科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所要研究的，主要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些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包括有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行政管理学、政治机构设施、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活动等等。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国人向来以善于理论思维而著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安邦安民，古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有待后人去发掘、去整理、去继承、去借鉴。这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现在，我国人民正面临着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不仅为政治学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还为政治学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广大政治学工作者去努力奋斗，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在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上，任何一门科学都是源于而又用于实践的。实践性和阶级性是政治学的主要特征。在中国要建立起源于而又用于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只有期待于广大政治学工作者去开拓、去探索、去创造。我们安徽省政治学会，就是应政治学研究工作这个需要而建立的。

自学会成立以来，我们在开展政治学的研究活动中，坚持

了从国家政治生活实际出发，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体现了政治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精神。在抓住中心、突出主题的思想指导下，始终把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执政党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经过全省政治学工作者的积极努力，终于写出了一批较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包括调查报告），为学会年会奠定了基础。

一九八二年六月下旬，我们在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召开了首届年会。在这次年会上收到了三十余篇论文。其中，不论是研究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论文，还是研究现实阶级斗争的报告，或是有关党风和党政关系的论述，都是言之有物、持之有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为了发挥这些研究成果的作用，激发大家的研究热情，我们特地从中选出二十三篇文章，编印成这本《政治学文选》。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悉望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1982年8月

目 录

编 者 的 话

正确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胡开明 (1)
试论高等学校的党政分工	李志勇 (11)
从一个县看地方党政机关机构变革中的经验教训	杨学敏 莫增荣 (20)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杜菊文 (37)
凤阳县考城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情况与体会	中共考城乡委员会 (45)
试论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刘艾林 (56)
关于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几点认识	方任安 程 忠 (67)
试论行政领导者的有效管理	胡必成 (77)
浅谈机构改革与选贤任能	姜 峰 (89)
从芜湖市政府机构之变迁谈机构改革	姚仕合 (96)
略论人民监督制	张善林 (101)
法治浅论	胡乾正 (108)
谈谈干部制度的改革	王晓先 (115)
西方文官制度与我国干部制度改革	范曙明 (124)

- 党风论 何公达 (134)
- 党政关系浅议 许人毅 (143)
-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环节 卢声频 (147)
- 怎样理解“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刘孝良 (153)
- 对我国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
的一点认识 盛 法 (162)
- 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是阶级斗争
的重要表现 罗张甫 (170)
- 略论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领域中
的阶级斗争 张玉春 许朝成 (177)
- 正确认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 余茂笈 (182)
- 略论反对资本主义思想
的腐蚀问题 夏茂伦 刘须良 (190)
- 附：省政治学会首届年会在合肥召开 (198)

正确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付主任 胡开明

(一九八二、六、二十四、上午)

同志们：

我省政治学会去年六月成立，现在举行第一次年会。陆德生同志昨天要我到会讲话。首先，我谨向本届年会和出席年会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和问候！

本届年会着重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基层政权建设这样几个问题，我认为是抓得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不能脱离政治的问题，对社会科学界来说，一般是比较注意的，但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了。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围绕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对于政治学的研究来说，必须围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以及政治制度和政治工作所提出的重要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加以回答；必须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论述，依靠理论的彻底性去说服人，把群众吸引到党的路线上来，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作出贡献。

据说大家在向年会提交的论文中，在讨论中，对这几个问

题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我看可以把它整理印发。当然也需要继续认真研究。我今天想根据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就目前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的问题，发表几点意见。由于个人的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再加仓促上阵，错误之处一定难免，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以《决议》为指导，对阶级斗争和“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保持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现在要讨论阶级斗争？要警惕“和平演变”？要提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问题？这是因为事实上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还有所激化，由于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和平演变”的危险也依然存在。

党的三中全会在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又指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党的六中全会《决议》更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全面的科学论述，指出：“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大量事实证明了党中央对现阶段阶级斗争所作的分析和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是有远见的。

从政治领域来看，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很明显的。“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还在活动，极少数死硬分子或者暗中捣乱，或者以屈求伸。正象党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让他们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还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分子，竭力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

图制造动乱，这些人的能量也不能小看。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的老剥削阶级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也时有活动，到处寻找机会兴风作浪。台湾蒋经国集团始终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梦想，他们还在不断向我派遣特务。国际上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我进行政治渗透、刺探情报和威胁破坏活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从经济领域来看，已经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近几年经济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这不仅表现在巨大的经济数额上，也表现在犯罪活动的特点和手段上。这些犯罪分子往往是打着国家或集体的旗号，有的还骗取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上下串通，内外勾结，搞集团性活动；因此，与老剥削分子相比，这些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带有更大的贪婪性、欺骗性和危害性，因而也就具有极大的反动性和腐蚀性，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就不能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之间的严重斗争，不能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表现。

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然不能一概地说成是阶级斗争，但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明显地反映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阶级敌人千方百计用各种腐朽思想进行腐蚀活动，国际资产阶级和国内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无孔不入地扩散各种黄色的、黑色的毒品，贩卖各种精神鸦片，传播那些海淫海盗的反动下流录音录像制品。他们不仅收买和腐蚀干部，而且竭力在青年人身上打主意，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影响他们。台湾蒋经国集团把这叫做“心战”，国际资产阶级有些人把这叫做“永久性投资”。这种罪恶企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阶级斗争确实在一定范围内

长期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腐蚀与反腐蚀的问题呢？因为当前的阶级斗争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不同。现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各种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已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因此，我们同敌对分子的斗争，从国内来说已不再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反映在人民内部，往往以腐蚀和反腐蚀的形式出现。从国际上看，他们继承杜勒斯的衣钵，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下一代身上，这是完整的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腐蚀。从国内看，剥削阶级残余势力及其腐朽思想对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和职工的腐蚀，虽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但究其性质都是资本主义思想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都是旧社会的死尸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

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同封建社会惩治贪官、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贪污受贿一样，不能看作阶级斗争。这种离开历史条件抽象地看问题的方法是不对的。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其本性是要谋取不义之财，他们在一定限度内反对贪污受贿，但其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本阶级内部的矛盾，欺骗人民，维护剥削制度。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则是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因而同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等是根本不相容的。这些不法分子及在我们内部极少数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腐化变质分子，他们在经济领域里严重破坏我们建设事业，扰乱社会安定，污染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我们决不能把这些活动仅仅看成是一般犯罪，一般的反社会行为，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至于说“主要危险在党

内，在中、高级干部”，乃是指的被资产阶级腐蚀的主要危险在党内，因而反腐蚀的关键也在党内；但这决不是说反对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只是党内问题，而不是一场阶级斗争。

在如何看待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当前存在着两种倾向：有些同志对阶级斗争估计不足，熟视无睹，自己不警觉，还责怪别人讲多了，只要谁一讲阶级斗争，就认为又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种右的倾向；还有一些同志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他们本来对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有怀疑，一旦强调要抓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就认为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解决问题。这两种倾向都有表现，也都应当进行批判。我们要以六中全会的《决议》为指导，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从理论上作出更全面的分析和更有说服力的论述。

二、以《决议》为准绳，正确认识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

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对当前的阶级斗争进行正确的估量。过去认为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甚至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从而认为“和平演变”迫在眉睫，那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反之，如果我们粉饰太平，把在一定范围内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和平演变”的问题，一概说成不存在，这也是十分有害的。六中全会《决议》从实际出发，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

观点。”这个科学论断应该作为我们估量现阶段阶级斗争形势的准绳。离开这个基本估计，我们就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有的同志认为，中央现在重提阶级斗争是要向“左”转，还有人认为现在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仍然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担心会再犯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些看法都是不对的，是毫无根据的。关于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性质和特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把握这一基本特点，就能从根本上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划清界限。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我国社会已不是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决斗时期，而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自身从“不完全、不纯粹”到“完全、纯粹”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不应该再搞那种属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范畴的“不断革命”；即使在象目前这样阶级斗争有所激化的情况下，抓阶级斗争仍然必须服从于和有利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在阶级斗争的方法上，我们完全可以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手段，依靠专门机关和群众相结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解决阶级斗争问题。

现在讲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情况的估计也和过去不同。过去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社会矛盾都看成阶级斗争。现在，六中全会《决议》指出，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加以解

决。”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这是和阶级斗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社会矛盾，对这些社会矛盾要用阶级观点加以分析。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思潮，象文艺界的《苦恋》的错误，《花城》刊物的错误，以及理论界某些同志的错误等，其社会实质，就是要摆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轨道，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化”。而且它和国际范围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是有联系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象过去搞“大批判”那样无限上纲，而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帮助。人民内部还有大量不具有阶级性质的社会矛盾，这就不应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对待，而要正确地加以解决。

三、深入开展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在反腐蚀斗争中迎接新的考验。

客观事实表明，我们确实面临着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因此，深入开展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战线上一项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

怎样搞好这一教育呢？

首先，要认清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和胜利进行反腐蚀斗争的关系。必须看到，由于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十年内乱对党的肌体的摧残和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破坏，由于不少党员缺少理论准备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的确发生了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侵入战斗的共产党的情况。一些党员、干部和职工在资本主义思想腐蚀面前打了败仗。一些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淡薄了，对党和国家前途漠不关心。什么“理想，理想，无利不想；前途、前途，无钱不图”，什么“只有捞到实

惠才是真的”，什么“不拿白不拿”，这些腐朽不堪的论调也在一部分党员中有了市场。在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中，也还有人说什么：“来路是不明的，用途是正当的；明知是不对的，不搞是不行的”，这样一些极端错误的论调，必须给予批驳。可见败坏党风容易，恢复起来多难啊！当然，我们要正确估计党的状况。经过这几年来的教育和斗争，我们的党风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涌现了不少好人好事和英雄模范人物。我们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抓几个犯罪分子，更根本的是要促进党风、民风的根本好转，真正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对绝大多数同志来说，就是要运用这场斗争中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接受教育，提高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蚀斗争的自觉性，增强免疫力。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今年十七号文件所说的，“在党内，在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中，在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子女亲友中，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严肃党的纪律，严格监督管理”。

其次，我们还必须重新学习和切实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以及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正确认识在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同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的关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下去，以利于“四化”建设。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有些不法之徒就会乘机而入，进行犯罪活动，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会蔓延开来。同样，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在我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不是以阶级和平代替阶级斗争，它也会带来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带来许多细菌。因此，我们在实行这些政策

时，就需要采取两分法，善于发挥它的一切积极方面，抑制可能带来的一切消极影响，使消极影响缩小到最小限度。有些人在对外接触中，不是独立自主，互通有无，而是拜倒在洋人脚下，丧失国格、人格，这当然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有人提出，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同解放思想不是矛盾吗？这两者其实是一致的。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也就是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科学真理，这也就是要“让思想冲破牢笼”，冲破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枷锁，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于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我们决不能放任不管，而应积极引导。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我国流行的各种思潮，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引导青年学会科学地进行分析，善于有说服力地驳倒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或诬蔑。只有学会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才能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第三，我们讲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理论的坚定性，即有坚定的信念，有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一是指革命的坚定性，即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革命的坚定性以理论的坚定性为前提，而理论的坚定性又离不开革命的坚定性。所谓觉悟，是指世界观要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因此，当前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共产主义理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行动。

为共产主义奋斗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就是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维系人心。台湾的孙运璇要我们放弃“四项原则”。丢掉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中国还不又要陷入灾难的深渊？！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

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决不能当资产阶级的俘虏。

当然，我们强调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既不是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也不是要立即实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政策。我们必须认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既不能像过去那样刮“共产风”，也不能因为实行某种社会政策而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

“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这段话讲得很明确，很深刻。教训是过去没有很好地理解和贯彻执行。现在则要准确地理解，正确地执行。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試論高等學校的黨政分工

合肥工業大學 李志勇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報告中指出：“黨和國家領導體制、領導機構的改革，主要是清除權力過分集中、兼職副職過多、機構重迭、職責不明、人浮于事、黨政不分等種種弊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由此可見，堅持黨政分工，正確處理黨政關係，這是當前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問題之一。列寧在論述黨政關係時曾經深刻地指出：“必須十分明確地劃分黨（及其中央）和蘇維埃機關的責任心和主動性；黨的任務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而不是像目前那樣進行過分頻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細節的干涉”（《列寧全集》第33卷第221頁）。列寧和我們黨十二大報告的這些論述是我們正確處理黨和政府關係的準則，當然也是我們高等學校正確處理黨和行政關係的指導思想。

一、高等學校實行黨政分工的必要性

由於十年動亂當中片面地強調了所謂黨的“一元化領導”，加之我國長期受封建思想和小生產意識的影響，長久以來，在高等學校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現象，如：黨政不分，黨不管黨，人浮于事，效率不高，出現了如列寧所批評的那樣：“在我們黨同蘇維埃機關之間形成了一種不正確的關係……一切問題都從人民委員部搬到政治局來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党中央突出地強調了改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實行黨政分工的問題。我們高等學校根據這